

追忆余红仙

章念驰

今年八月，连日酷暑，报上登了个不大的讣告：“著名评弹演员余红仙去世，享年84岁”。四十年前，她可是家喻户晓响当当的人物，她的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唱响了大江南北，将评弹带向了全国，成为风云人物。我与余红仙是同一代人，她长三岁。我作为吴越人的后代，天生爱好评弹，很早就知道有个嗓音出众的余红仙，她音脆高亢，用句沪语讲，喉咙“括拉松脆”。有人说她是街巷中叫卖“洋线团”出身，是长期吆喝的结果，练出了这么好的嗓音。这当然是无稽之谈。但可见大家对她的嗓门是有口皆碑的。她最大的成就是唱红了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，尽情发挥了“我失骄杨君失柳，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”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，她出自肺腑的演唱，与大众心理形成强烈共鸣，以至每逢演出，人们总要余红仙唱第一曲，以《蝶恋花》开场，让她成为这只报春鸟迎接新时代的到来。

我40岁就担任市政协委员，余红仙也是比较早担任市政协委员的，我们是在政协相识，她热情、开朗，没有名演员“派头”。油画家俞云阶绘制了一系列时代正面人物作品，有巴金、瞿秋白、顾圣婴及余红仙等，让人感到振奋。俞云阶先生为人作画，不喜欢周围有不相干的人，但他为余红仙作画时就安排在他家中，特叫我去作陪。我们边画边聊，吃吃西瓜，喝喝茶，轻松愉快地完成了，留下了她美丽欢快形象，成为一幅佳作。以后她见到我，总说：“你帮我去讲讲，让老先生把画送给我吧！”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在张恨水的花园里挖呀挖

茶本

《还俗记》的作者钮先铭，出生于民国元年，江西九江人。《还俗记》是作者自传，从南京保卫战写起，作者从挹江门逃出，为了躲避日寇，剃发出家，当起假和尚。日寇搜到鸡鸣寺，命每个和尚诵经以识真假，幸亏作者少年时熟读孝经心经，当场背诵了半段心经，得以蒙混过去。作者做了8个多月假和尚，才离开南京，回到上海，再辗转到重庆，再次走上抗日战场。他的事迹在当时就有所流传，有两位作家根据他的事迹，还各自写了一部小说。一位是崔万秋，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《第二年代》，1946年4月读者书店出版。另一位就是鼎鼎大

名的张恨水，其大作《大江东去》就是脱胎于钮先铭的真实经历。如果读过张恨水的书，再对应看《还俗记》，就更明显了。《大江东去》第十四章回目是“炮火连天千军作死战，肝脑涂地只手挽危城”，第十五章回目是“易服结僧缘佛门小遁，凭栏哀劫火圣地遥瞻”，第十六章回目是“半

椿萱并茂”。从此，橘红色的美丽萱草花就印在了芮芮的小脑海里。二宝恬恬出生之后，我要恢复上班，外婆就从老家来上海帮我照顾恬恬。在与外婆相处的日子里，芮芮非常孝敬外婆。学校里发一块蛋糕或面包之类的小零食，芮芮经常不舍得吃，带回家分给外婆吃。到妹妹恬恬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教恬恬背诵《游子吟》就成了芮芮姐姐的小任务。如今，姐妹俩都懂得孝顺长辈，懂得心疼人、照顾人，我相信，这也将成为伴随她们一生的宝贵人生财富。

这个国庆中秋双节假期，我带女儿们回老家去看望还在术后休养的外婆，让孩子们心底那棵萱草花摇曳得愈加芬芳，愈加动人。一个月前，孩子外婆在老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大腿骨折，火速被接到上海来做了手术。外婆住院期间，我和同在上海工作的大哥（孩子大舅）请假护理，我负责白天，大舅负责晚上，甚是辛苦。周末，芮芮要补课，我就带着恬恬去医院照顾外婆。恬恬为外婆端水递饭，捶背揉肩，拉着外婆的手陪外婆说话，引得同病房另一位阿姨一个劲地夸恬恬懂事，孝敬老人。或许在旁人看来，恬恬的举动很是难得，其实在我们家，两个孩子的孝顺意识是早就根植下了的。

这个假期，萱草花芬芳

纳兰泽芸

芮芮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教她背诵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慈母倚堂门，不见萱草花。”我对芮芮解释，诗人孟郊家门前的萱草花开了台阶，他为了谋生要离开年老的母亲去远方。慈祥的母亲倚靠在门前，天天望着远方盼望儿子能回家，她只关心儿子是否回来，却对满阶的萱草花视而不见。

芮芮听得似懂非懂，忽闪着大眼睛问：“妈妈，萱草花是什么样子的？”我们小区的花园里种了一些萱草花，于是我带着芮芮去看，我对芮芮说：“萱草又叫忘忧草，为什么叫忘忧草呢？因为古时候当儿子要远离家乡时，就会在母亲住的前房种很多萱草，希望美丽的萱草花能减轻母亲对儿子的思念，忘却忧愁。后来呀，萱草花就成了母亲的代称，萱草花也成了中国的母亲花。”

芮芮听得津津有味。我说：“后来人们又把母亲住的屋子叫萱堂，以萱草代指母亲，把父亲住的屋子叫椿堂，以椿代表父亲。父母都健康地活着，就叫

椿萱并茂”。从此，橘红色的美丽萱草花就印在了芮芮的小脑海里。二宝恬恬出生之后，我要恢复上班，外婆就从老家来上海帮我照顾恬恬。在与外婆相处的日子里，芮芮非常孝敬外婆。学校里发一块蛋糕或面包之类的小零食，芮芮经常不舍得吃，带回家分给外婆吃。到妹妹恬恬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教恬恬背诵《游子吟》就成了芮芮姐姐的小任务。如今，姐妹俩都懂得孝顺长辈，懂得心疼人、照顾人，我相信，这也将成为伴随她们一生的宝贵人生财富。

这个国庆中秋双节假期，我带女儿们回老家去看望还在术后休养的外婆，让孩子们心底那棵萱草花摇曳得愈加芬芳，愈加动人。一个月前，孩子外婆在老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大腿骨折，火速被接到上海来做了手术。外婆住院期间，我和同在上海工作的大哥（孩子大舅）请假护理，我负责白天，大舅负责晚上，甚是辛苦。周末，芮芮要补课，我就带着恬恬去医院照顾外婆。恬恬为外婆端水递饭，捶背揉肩，拉着外婆的手陪外婆说话，引得同病房另一位阿姨一个劲地夸恬恬懂事，孝敬老人。或许在旁人看来，恬恬的举动很是难得，其实在我们家，两个孩子的孝顺意识是早就根植下了的。

这个假期，萱草花芬芳

纳兰泽芸

芮芮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教她背诵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慈母倚堂门，不见萱草花。”我对芮芮解释，诗人孟郊家门前的萱草花开了台阶，他为了谋生要离开年老的母亲去远方。慈祥的母亲倚靠在门前，天天望着远方盼望儿子能回家，她只关心儿子是否回来，却对满阶的萱草花视而不见。

芮芮听得似懂非懂，忽闪着大眼睛问：“妈妈，萱草花是什么样子的？”我们小区的花园里种了一些萱草花，于是我带着芮芮去看，我对芮芮说：“萱草又叫忘忧草，为什么叫忘忧草呢？因为古时候当儿子要远离家乡时，就会在母亲住的前房种很多萱草，希望美丽的萱草花能减轻母亲对儿子的思念，忘却忧愁。后来呀，萱草花就成了母亲的代称，萱草花也成了中国的母亲花。”

芮芮听得津津有味。我说：“后来人们又把母亲住的屋子叫萱堂，以萱草代指母亲，把父亲住的屋子叫椿堂，以椿代表父亲。父母都健康地活着，就叫

同的造型动作，画家为了能准确、传神地塑造人物形象，尽可能地体味还原主人公当时写下那首著名诗句时的特定心境，竟亲自披挂上阵。在连环画的绘画表现手法上，韩老师采用了西洋水墨素描的形式。但见韩老师拍灭烟蒂，笃悠悠地拿起两支毛笔，夹在右手间，一支笔蘸墨先画出人物外形，另一支笔进行晕化处理，分出结构体积和阴暗块面；再换大笔用淡墨分出背景空间和环境道具。随着墨韵的铺展、收放，人物的面容神态、画面的光影效果等渐次清晰，跃然纸上。有意思的是，韩老师在手夹两支笔交替作画的同时，照样与人闲聊说笑，一点也不耽误画面形象的描绘，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。

作为上美社专业画家，他所绘的连环画画风涉及水墨素描、黑白复线、单线白描等。不仅如此，他应约以水彩、水粉、中国画等，绘制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连环画封面……可见他驾驭不同题材、风格、材质的能力之强。



段心经余生逃虎口，一篇血账暴骨遍衢头”，从这些章节回目上即可看出，钮先铭的亲身经历，经过张恨水生花妙笔的演绎，更显得曲折离奇，缠绵悱恻。当然，《还俗记》里只

巴金和贺绿汀两家离得不远。1993年秋，巴老生日前夕，他让外孙女端端把刚拿到手的线装本《随想录》样书给贺老送去。刚出院的贺老见巴老“寿书”即提笔在信中说：“我将在晚年细读您的作品，您的真话，您的心声，从中欣赏到您的真实人生观……”翌年6月4日，贺绿汀与夫人姜瑞芝来到巴金寓所。巴老听说贺老来了，在旁人搀扶下拄着手杖走到门口。见面后，他牵着贺老的手同进客厅。一坐下，贺老对佐临的去世就深感痛惜。问巴老：“佐临拍过你的电影吗？”巴老说：“我与佐临很熟，去年他还来过我家，他是话剧《家》的总导演，这出话剧在日本演出很成功。”贺老说：“年初，我和佐临同住华东医院，我还到他病房看过两次，没想到他出不来了。”

“诶，贺老没问过巴老：‘两年后，我去看过你在成都的老宅。印象最深的是那棵高大的银杏树，我们在银杏树下合了影。现在那宅院由解放军文工团住着。’”提到家乡，巴老说1987年回去过，至今过去七年了。他还说：“房子拆过后又重修过一次。”小林补充道：“边上还有一口双眼井。”接着，贺老告诉巴老，上海中学生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连连得大奖，外国同行感到震惊。巴老说：“你培养了许多人才，音乐学院的校址、校舍不错，当时是陈毅市长给的。”贺老说：“现在那块地地处淮海路、东平路，这150亩地成了宝地，靠着校舍培养人才，改善生活环境，才能使人才不往外流，得感谢陈老总！”解放初，他俩同是首届文联副主席，所以，老市长为文艺界做实事，他俩是一清

二楚的。1995年2月17日，贺老和姜瑞芝到

医院看望巴老。巴老见了笑着说，昨天还在对小林说探望的友人没超过90岁的，没想到今天你们来了。一个月后，贺老同住北楼病区。一天，贺老夫妇又来看望。刚坐下，姜瑞芝便把她编的《论贺绿汀》送给巴老，贺老指着彩页上的照片说：“这是我俩的合影。”我一看，是去年贺老上巴老家时照的。

巴老完成《随想录》后，又断断续续写了五十余篇新“随想”。集结出版，名为《再思录》。巴老拿到样书后得知贺老被转到东楼病区，他即让我取出《再思录》，签上贺老夫妇名，给贺老送去，让贺老分享这份快乐。

1998年4月，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讨论第四届杰出贡献奖候选人名单时，26位委员一致决定：为巴老和贺老评奖，可以不用无记名投票，改为举手表决。自首届起从未有人获得过如此“待遇”。评委余秋雨道出了理由：巴老和贺老的业绩已经不是某些具体的作品所能概括的了，这是两个与全民族一起悲欢荣辱了几乎整个世纪的不屈灵魂。出发点足文学和音乐，而人们最终接受的，却是两座苍苔斑驳的人格山峰……同年夏，在杭州养病的巴老听到长江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，他要给灾区捐款。一天，小林托我把一包钱去捐了。打开一看，是巴老获得的“杰出贡献奖”2万元奖金，连获奖贺信还在里面呢。我按惯例不具“巴金”之名，以“一位老先生”之托请浙江省民政厅把这笔捐款转交给灾区。

有英雄气短，没有儿女情长，毕竟不是小说，与《大江东去》不同。《还俗记》后一部分写了许多感情的事儿，不知道张恨水有没有借用这段故事，如果有的话，都可以找出原由来。这种按照小说对号入座的话，笔者知道《红楼梦》有这待遇，被挖呀挖的，就看有没有有心人在张恨水的花园里挖呀挖的，看能挖出什么来。



双寿图 (国画) 胡云渊

减字木兰花·寒露

松庐

忽惊秋晚。极目晴空归雁返。谁共登高。绝岭长歌倾浊醪。
雀群化蛤。钩月孤松多瘦怯。菊始黄华。独老西风天一涯。

爆炒米花于我而言，是我的童年场景，也是我的童年记忆。那时候，我天天盼着爆炒米花的人能早点来到我们新村里——那个推着爆米花机小车的人很受欢迎，所以也就很忙，他是一个个新村、一条条弄堂挨着来的，轮到我们这里最起码也得十天半月。其实，不是我一个人盼着他来，我们新村里所有的孩子都是盼着的，他的到来简直就是我们的节日。

这个爆炒米花的人四十来岁，精瘦瘦，有着细长的脖子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皮肤很黑。他看上去像腰鼓般的爆米花机，看过去也是黑咕隆咚的。只要他一来，孩子们就倾巢而出，不爆的围观，要爆的排队。我和许多孩子一样，一手捧着一只装了米的小升斗，一手拿着一个准备装炒米花的大布袋子。那时候，爆的炒米花只是米，之所以拿个大布袋子，是因为总希望把小小的米粒爆成白花的一座米山。爆炒米花的人几乎不说话，默默地从我们手里接过升斗，把米和一粒糖精片倒进爆米花机里，接着封好顶盖，而后坐在一张小凳子上，默默地用右手一圈一圈地摇着爆米花机上的把手。爆米花机就是那种手摇的铁制转炉式爆锅，我们也叫它“小钢炮”，大人们则戏称它是“粮食放大机”。在火炉上不断转动的爆锅让里面的米均匀受热，随着温度不断升高，锅内气体的压强也不断增大。爆炒米花的人目不旁视，一直盯着爆锅上的压力指示器看。

爆炒米花

简平

过了几分钟后，我们开始紧张起来，待到看见他站起身来，心跳已经加速，我们知道，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就要到来了。爆炒米花的人拉了拉两只袖套，然后把一只口袋套在爆锅的前端。突然间，我们全都捂住了耳朵，并迅速地往四周散开去。就在这时，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顶盖打开了，原先坚实的米变成蓬松的香香的炒米花喷射而出。我们快乐地欢叫起来。一会儿，拿到炒米花的孩子炫耀地举着大布袋子奔跑回家，其他的人则满脸期待地回到原来的队形。“嘭”的那声响，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多少的快乐和喜悦啊。

没有想到，前些天，我居然又看到了一个爆炒米花的人，他推着爆米花机小车走向我们小区，好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簇拥着他，却见门卫拦住了他，坚决不让他踏进小区。孩子们帮他求情，可门卫说，你们想吃，就回家让大人去做好了，现在烤箱和微波炉都能做出来。孩子们一个个叨唠起来，说那是没有炸声的，而没有炸声多没劲，多不好玩。是啊，我们去爆炒米花，要的不就是那一声让人激动和雀跃的巨响吗？爆炒米花的人最终只能掉头而去，那些孩子看着他的背影脸上写满了沮丧和失望。我跟着他们走进了小区。小区很安静，连一声猫叫、狗吠、鸟鸣都没有，更不消说过去穿街走巷的那些人，他们有的卖红菱，有的收旧报纸，有的摆小人书摊……安静是安静了，但也少了些生气，多了些无趣。

棟树

曲令敏

“后院一群贼，刮风乱打锤。”谜底儿就是棟树。我家那棵棟树不在后院，在门前那个漂满四瓣草的水坑上。水坑比簸箩大不了多少，走一圈儿也不过三四十步。棟树开花晚，“四月八，打棟花儿”，打下棟花儿放在泥巴锅台上，蚂蚁不爬。棟树一开花儿，半个村庄都能闻见。细碎的小花成骨抓儿挤在一起，藏在雁翎似的叶柄根儿，淡紫的花瓣簇拥着粒粒紫黑的花蕊，借助阳光和露水，一闪一闪地偷看人。半开或盛开那几天，我被它那股灌满衣袖和鼻孔的香气儿牵着，也不管大人吩咐不吩咐，每天都要爬上去摘一把下来，用头绳拴了，挂在靠床的窗格子上，再分一半儿插在小学教室的土坯墙窟窿里。棟花的味道真浓，香得像米汤油儿一样黏，后来才知道，有个词儿被人创造出来，仿佛专为说棟花的，那就是“馥郁”。